



惠政大桥前世 1986年摄



惠政大桥今生



县江桥地块的前身 1937年摄



县江桥地块的今生

房屋征收拆迁是一项政策性、社会性、群众性都很强的工作,是利在当前、惠及长远的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。

近年来,全区始终围绕服务发展大局、聚焦发展战略,服务社会民生、维护公平正义,精心组织房屋征收拆迁,仔细做好政策解释,认真对待群众信访,确保政策统一、拆迁有序、群众满意。从2007年拆迁办成立至今,全区征收拆迁已累计签约建筑面积约600万平方米,范围覆盖全区12个镇(街道),有力地保障了各重大项目、重要区块、重点工程的后续开发建设,为奉化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。特别2016年以来,奉化撤市设区,为了早日融入宁波主城区,城区实施了诸如花园区块、南山区块、中塔区块(包括体育场周边、三角地块、中山路至惠政西路)、区政府东侧一期、区政府东侧二期、东苑小区、湖桥村、南山路中段(塔水、惠政、人民医院周边区块)、中医院周边区块、圣墩村、老城区1号、老城区2号、中塔区块二期等项目,全区2016年、2017年、2018年征收拆迁建筑面积分别为88.23万平方米、87.80万平方米、129.56万平方米,合计305.59万平方米。在这些征收拆迁过程中,发生了许多故事,为此,区拆迁办与区文联联合举办“拆迁与蝶变”征文比赛,讲述我们身边发生的变化,现选登部分优秀作品,以飨读者。

## 蝶变让奉城更美丽

裘七曜

王哥是我小时候的玩伴,那时,我在溪边玩水,他在溪边放鹅。长大成家以后,听说王哥进城了。有人说王哥在建筑工地做水泥小工,有人说王哥在奉城踏黄鱼车,也有人说王哥在城里混得不怎么样,住得房子跟鸡笼差不多的,而且又是老房子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了,就在去年的秋天,我去校门口接小女,竟然碰到了王哥。他红光满面,理着小平头,胖胖的,又高又大,像一座铁塔。我朝王哥笑了笑,我说王哥你还认得我吗?我就是小时候在溪边玩水偶尔还想跟你打架的那个人。他揉了揉眼睛,拍了拍脑袋,终于笑嘻嘻地露出了牙齿。他说是你啊,你也进城了。我说小女要来城里上学,身不由己,只能进城了。我又问,王哥你还好吗?他说刚进城的时候不怎好,又出了一点事,后来稍微赚了点钱,买了几间平房,没想到才过几年,这一块要整体拆迁,结果拿到了两套新房还有一笔现金。然后又扭头指了指不远处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,说他家住12楼,可以看到奉城美丽的夜景。在他心满意足的笑容里,我遐想奉城有多少像王哥这样的人赶上了这样的好时光……

这时候,王哥的孩子出来了,他要开着车子走了。可他又“炫耀”似的喃喃自语着:真是天下掉“馅饼”,像他这样的乡巴佬竟然有车有房,真是做梦都想不到。

我家的对门近日搬来了看上去有点“年轻”的一对夫妇。他俩每天笑嘻嘻的逛来逛去好像是“无业游民”,但他俩的衣服穿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。有时候他俩在小区里打打太极拳,有时候他找人下棋,她在边上看热闹。有一天,我和他在电梯里不期而遇,我忍不住问,我说你们夫妻真悠闲,难道不需要上班吗?再说缴房租需要一大笔钱,还有生活费等等,你们这钱从哪里来啊?他笑了笑,说他都60多了,还需要工作吗?又说是他拆迁户,来这里只是暂住几年。接着又告诉我,他的房子拆迁以后越来越大、越来越高,又得到了一笔补偿金。

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,这人横看竖看都不像60岁的人。后来我想明白了,现在的人条件好,生活水平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,所以就显得特年轻。正所谓:家有新房是美景。住在宽敞明亮的高楼里偷偷地乐着乐着,每晚在梦里飞翔的时候也会乐不可支地笑出声来。怎么不会年轻呢。

我又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那时奉城的情景,那天我站在大桥边上,桥下一只有篷的木船停在那里,除了惠政路稍微繁华一点,县江边上尽是些密密麻麻矮子似的砖瓦房,人们衣着简陋,面有菜色,行色匆匆……在这样的冬季似乎显得特别的寥落。

多年后,当我从外地归来,想去寻找梦中的大桥,却发现县江两岸尽换新颜,而且桥也多了。来回晃了好几圈,竟然确定不了那座是大桥。后来怯怯地向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,他自豪地向后转了转身,用手指了指点,说那最繁华热闹的就是奉城以前的大桥。

站在大桥上,却望奉城如丹青。

脚下的县江水,清澈见底,在诗意般的城中轻盈着流向远方,你望着它,就像你口渴之时,喝下一瓶蓝色的饮料,在神清气爽又心旷神怡。岸上是树,是林,是宽敞的马路,而路的上方却是换了新颜的奉城高楼,鳞次栉比却又整洁有序。蓝天下流动的白云在为奉城喝彩,过往的行人在为奉城侧目,而我却情不自禁地鼓掌起来。

奉化,这座昔日的小山城,经过拆与迁的蝶变,万象更新,在城的流光里,如如锦绣、舒适宜人。

## 有光

虞燕

洒水车缓缓驶过,一路抛下《致爱丽丝》欢快温柔的音符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被唤醒,湿润润的沥青路如绸带,蓦地轻盈华丽起来。路两旁高楼耸立,碧蓝色的钢化玻璃尽显阳光、月光,还有灯光的喜爱,它们调皮地在其上跳跃或波浪般蔓延。从远处望过来,这一带闪闪发亮,蓝宝石般傲气。

久居小城的人知道,在这个商务区建成之前,这里曾是城中村。

当年城中村的拆迁工作,她是参与者。她端起茶杯抿了一口:“困难当然有,不理解的也有,真诚、耐心加坚持吧,人心都是肉做的。”那个城中村是这个小城的一块“夹缝地”,人口杂、违章建筑集中先不提,土地使用存在的诸多问题更是给拆迁带来了一定的难度,比如,宅基地、商业用地混杂交织,违法出租、转让等,有些拆迁用户对赔款政策不了解、有误解,个别的甚至将拆迁人员妖魔化,这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耐心和精力去解释。还有的拆迁户三更半夜突然想通了,要签协议,那就得立马爬起来,以免夜长梦多。

她说,刚到拆迁办时,在一次动员大会上,领导说我们这份工作比较特殊:5+2,白加黑。意思是,一周工作7天,晚上不许关机,24小时待命。我那会觉得领导太夸张了,又不是去战斗。工作一段时间才明白,那就是战斗,争分夺秒,一个不小心,还在“战场”上英勇负伤。

说起那次受伤,她抬起右手,做了个把前额头发缓缓往后抚的动作,手指轻轻摩挲,最后停在某处:“这里,仔细摸还有个小小的疤,是在城中村做拆迁工作时留下的印记。”当时,有一住户怎么也不愿意搬,老人家住在那里几十年,有感情了,说以后要在自己的老屋寿终正寝。她和同事三番两次上门做工作,都做不通,老人家很固执。本着把冰山融化石像说动的原则,那次,他们互相打打气又上门了,未曾想,没说几句话,老人突然呼吸急促,慢慢瘫了下去。这可吓坏了人,他们惊惶失措地掐人中,倒水,抚胸口,邻居一见这阵势,赶紧给老人的儿子打了电话。万幸的是,老人没大碍,喝了开水后,重重咳了几声,呼吸就均匀了。

刚缓了口气,老人儿子来了!一进院子就大吼:“你们想逼死我妈啊!”像是为那吼声助威,一块破瓦片子弹般呼啸而来,瓦片的尖角不偏不倚戳中她脑袋。

她这样形容当时的感觉,头顶热热的闷闷的,像有东西冒出来,没感觉到有多疼,就是心里着急,得向老人的儿子解释清楚,又担心老人身体,建议送医院彻底检查下才放心。手忙脚乱地把老人扶上车后,同事惊叫一声,血正从她浓黑的头发里渗出来,蚯蚓似的爬到了额头。

老人的儿子也变了脸色,说自己太冲动了,让她一起去医院看看,医药费之类他会承担的。她做了简单的清理、包扎,没让他支付费用。一直以来,她最希望的是,他们家能够支持、配合拆迁工作。在医院里,她再次把这个意思表达了一遍。

后来,大概又做了两三次思想工作吧,老人终于松口了,这里边有老人儿子的功劳,也帮着劝说了。但老人提了要求,不要安置房,太远了,就想住城中村附近。这是个特殊要求,她和同事们商量了下,决定按着老人的拆迁价款,帮忙在周边物色二手房。那段时间,她每天揣着个小本本,看到合适地段的二手房源信息就抄下来备用。

“其实这并不是我们的工作,但拆迁工作本身就敏感,要尽量避免生出事端,能帮则帮吧。”她露出个轻松的笑容,瞳孔里,一束不断移动的光点滑出了漂亮的弧度。

老人找到了心仪的房子,她说她的开心程度绝不亚于当事人,真的连睡觉都踏实了。

她又说,每次经过那片商务区都会驻足一会儿,蓝光闪耀,四下皆明,真好。

彼时,阳光正穿透玻璃窗,落在她身后的白墙上,明晃晃的,好似光是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。

洪珏慧

时光之眼里儿时的身影,与当下叠加,虚拟的我,从城里厢凤山脚下,城基路上的城隍庙出发。

城隍庙隐藏在较新的水泥民居和老木屋之间,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,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嘉靖年间。而我身处的这座庙宇,由于时代与信仰的变迁,自民国年间已被废弃,里面的城隍像和匾额早就失却了踪迹。解放后,这里曾经作为奉化政府的粮食仓库。在我上中学时,有一次去好奇地探寻过,只见几间空荡荡的殿堂间,积满灰尘,阴暗破旧,唯有六根青石楹柱矗立大殿,尚存有一丝当年的宏伟风姿。

去年,上网看到老城隍庙及周边区域纳入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,以后这里将会成为老城区一个具有地方民俗内涵的景点。这个消息,让我欣喜又感慨。我儿时居住的老屋,就在老城隍庙后面,木板腐朽断裂,成了危房。它和老城隍庙一样,正盼望着新世纪的重生。

穿过老屋所在的小弄堂,来到一边沿河的西街。在我眼前,一座过街楼,飞檐翘角,隆起的双层檐脊,如同凤凰展翅欲飞。这就是整个城区内现存唯一的一处街亭性质的公共建筑,当地老百姓称它为“西街岭墩”。它历经了百年的风云沧桑,一直静默地矗立在西街与县前街之间,守护着这一方百姓。我曾经无数次抬头仰望,看着它越来越斑驳的墙面,看着它里面的木柱一点点被岁月侵蚀,腐朽不堪。它的墙砖在渐渐剥落,檐角残损。三年前的夏天,奉化市政府对这座晚清建筑进行了大修。当时,还曾通过奉化日报的网络渠道,向市民征集维修建议。

大修之后的过街楼,保留了它原有的两层建筑构架。修整后的重檐歇山顶,青瓦木椽勾画出美丽的弧线,愈发显得气势威严。二楼四面设立望台,记字纹窗棂,象征生生不息的生命,透出古典文化的神秘与优雅。此时,二楼的窗扇全部打开,夏季晨时的清风从过街楼贯穿而过,时光的呢喃在其间悠悠回荡,在倾诉,又似乎在感叹。

2016年11月,奉化正式撤市设区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。一千多年前,唐朝开元年间(公元738年),奉化设县,治所即在现今的锦屏街道城里厢。千年古城的老城区,从宋代以来,一直是奉化政治文化的中心。现在,这个老城区,面临着大量老房子如何拆迁,散落其间的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老建筑如何保护,狭窄的老街又该如何重建等一堆烦琐的难题,需要奉化的决策者,拆迁办的工作人员,还有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居民,去面对,去共同化解。

站在西锦过街楼下,县前街上早市的喧嚣,汇成市井生活的交响乐,如潮水一般将我包围。县前街的街口,北侧是三口井,对面南侧有一条幽深的窄巷南大路,走进里面就可看到别具特色的爱日庐。这是曾任蒋介石侍卫长的俞济时的旧居,拥有中西合璧的典型“民国”风范,建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。门楼顶部为半圆形,上刻苍劲的楷书“爱日庐”三字。解放后,这昔日达官贵人的旧居,成为了寻常百姓的公房。两年前,爱日庐成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奉化人尊重历史,尊重像爱日庐这样记录着时代风云,拥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名人旧居。

不仅是爱日庐,整条县前街以及附近区域,这里保留着许多清末民国的老建筑。在最近的《宁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(奉化增补)》中,明确了保护西街、县前街、南大街等一类历史街道街巷。而整个城里厢,从古老的街巷格局,镶嵌于其中的历史建筑,文物单位的保护;到历史水系,河道整治和周边环境景观的改善;从房屋的高度,到廊廊的保护与开拓;再从老城区功能的调整到发展的策略;细致的内容,周全的设计,无一不体现在这份珍贵的规划中。

规划诞生后,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拆迁的启动。县前街尽头,拐出红墙弄,眼前的视野变得开阔,这里是东门路。就在东门路和体育场路之间,区政府东侧,原来的老房子已经拆迁,现在出现在视野里的,是一片空地。这个地块率先启动了城里厢的拆迁。在奉化老城区危旧房改造项目指挥部,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拆迁办,走廊墙面上醒目地张贴着包括安置方案在内的相关文件。其中一份《老城区2号地块65周岁以上申购现房的相关事项》的文件,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在拆迁工作中,老年人是最为困难,最不愿意拆迁的人群。而这里的工作人员,通过透明公开的工作方法,公平公正的原则;照顾到了老年人在拆迁过程中的种种烦难,制订了相对应的方法流程,尽可能为老人们提供了更方便更快捷的手续流程。

东门路和锦屏路的交汇处,原来这里道路狭窄,车流量大而早已不堪重负,经常在高峰期形成交通拥堵。拆迁后,这里的车道路面拓宽,上面画出了更为清晰的交通标志线。人行道旁,开辟出一片绿化园地,上面绿荫荫的草坪,紫色的草花,山石,在夏日的阳光下,组成清新绝美的景观,引人流连忘返。走在人行道上,视野比起原来更为开阔,抬头就可以望见前面森林郁郁葱葱的锦屏山。可以想象,数年之后,当新的楼宇建成,这里,大片古树环绕着锦溪,改建后的中山公园山顶悠扬的钟声准时鸣响。一条条古老的街巷,保存着那些珍贵的历史遗迹,同时又拥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。

## 城里厢的时空穿行